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5(b)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儿童问题特别会议成果的  
后续行动(第 S-27/2 和 76/147 号决议)

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  
他儿童性虐待材料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会员国转递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根据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

\* A/77/150。



## 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提交。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在报告中介绍了自向大会提交上一份报告([A/76/144](#))以来为履行任务所开展的活动。

她还介绍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解决儿童易遭买卖和性剥削的专题研究。这项研究包括根据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识别有可能或容易遭买卖、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儿童。特别报告员还提出在以下范围内保护弱势儿童群体的措施：**(a)** 家庭境况；**(b)** 数字空间；**(c)** 机构和替代照料。通过提及各国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儿童掉队所作的努力，特别指出良好做法和建议。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4
二.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 .....	4
A. 会议以及与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	4
B. 国家访问 .....	5
三.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解决儿童易遭买卖和性剥削问题的专题研究 .....	5
A. 范围、目标和方法 .....	5
B. 国际法律框架 .....	6
C. 分析弱势儿童群体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驱动因素 .....	7
D. 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 下的表现方式和保护需求 .....	10
E. 背景挑战 .....	14
F. 解决儿童的脆弱性和保护儿童免遭买卖和性剥削的实际措施 .....	16
四. 结论和建议 .....	22
A. 结论 .....	22
B. 对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议 .....	22

##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提交，载有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所开展的活动的信息。
2. 报告还包括一项关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解决儿童易遭买卖和性剥削问题的专题研究。

## 二.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

### A. 会议以及与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3. 关于特别报告员 2021 年在这一领域开展的活动的信息，可查阅她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sup>1</sup>
4. 2022 年 2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在儿童权利委员会第八十九届会议期间会见了委员会，就各自的活动交换了意见，并加强正在进行的合作。
5. 2022 年 3 月 9 日和 10 日，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年度报告，<sup>2</sup> 重点阐述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
6. 2022 年 3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组织了关于“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的会外活动。这次活动由乌拉圭和欧洲联盟共同主办。
7. 同样在 2022 年 3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与一群合作伙伴举行了一次网上集思广益会议，就是否有可能推进她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最新报告中的建议听取看法和意见。
8. 2022 年 3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并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及其他合作伙伴合办了庆祝《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生效二十周年的网上活动。特别报告员在发言中分享了她对全球一级如何处理儿童性剥削问题的良好实例的思考。
9. 特别报告员应邀参加了 2022 年 5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的泛非预防暴力专题讨论会，并在会上介绍了非洲各国政府在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时可考虑采取的实际解决办法。
10. 在 WeProtect 全球联盟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和 2 日举办的峰会上，特别报告员网上作了主旨发言，强调有必要采取和实施针对儿童的预防、保护和康复措施，以应对数字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背景挑战。

<sup>1</sup> A/HRC/49/51，第 3-10 段。

<sup>2</sup> A/HRC/49/51。

## B. 国家访问

11. 特别报告员于 2021 年 9 月 8 日至 16 日访问了黑山。访问报告已于 2022 年 3 月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特别报告员感谢黑山政府在访问之前、期间和之后给予的合作。

12. 特别报告员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30 日对毛里求斯进行了国家访问。菲律宾政府也已邀请她于 2022 年下半年访问。特别报告员感谢多个国家接受她的请求，并期待就国家访问进行建设性对话。

## 三.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解决儿童易遭买卖和性剥削问题的专题研究

### A. 范围、目标和方法

13. 特别报告员在概述特别报告员 2020 年愿景报告(A/75/210)中强调，需要识别哪些儿童有可能成为买卖和性剥削的受害者，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他们的脆弱性和保护需求。<sup>3</sup> 在同一份报告中，她强调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 背景下分析这一问题，<sup>4</sup> 重点关注更有可能掉队的特定儿童群体。<sup>5</sup> 因此，本报告的目的是处理这些问题，以期在保护最弱势儿童群体免遭买卖和性剥削的背景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评估和后续报告提供信息。

14. 特别报告员在其最近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提出通过预防、保护和康复服务处理买卖和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在该报告的基础上，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识别最有可能或最容易遭受买卖以及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儿童。她还举例说明了在家庭境况、数字空间和机构环境中解决这些问题和保护这些弱势儿童群体的良好做法。

15.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危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果，使儿童更容易遭受买卖和性剥削，因此有必要解决最弱势儿童现有的严重不平等和脆弱性。<sup>6</sup> 由于 COVID-19 危机对公共机构、人权和基本服务产生了持久影响，因此必须审查现有情况，以便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恢复儿童保护工作。

16. 因此，本研究报告的目的是，在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应用于国家进程、方案和措施时，为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指导，并提出保护最弱势儿童免遭买卖和性剥削的建议。

<sup>3</sup> A/75/210，第 48 段。

<sup>4</sup> 这套具体指标载于 2017 年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清单(截至 2021 年 3 月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改进，E/CN.3/2021/2，附件)。

<sup>5</sup> A/75/210，第 47 段。

<sup>6</sup> 见 A/HRC/46/31。

17. 为了给报告的编写提供信息，除文献综述外，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各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机构、学术界和个人就良好做法的具体实例提供资料。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响应她的呼吁提供投入的利益攸关方，感谢他们所作的宝贵贡献。<sup>7</sup>

## B. 国际法律框架

18.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认儿童既是权利持有人，也是需要增强权能的弱势群体。<sup>8</sup> 《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载有保护儿童免遭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条款。《公约》第 2 条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不论儿童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残疾、出生或其他身份。难民、土著社区、少数族裔群体和残疾儿童也受到第 2 条的保护。委员会的大量判例、一般性意见和结论性意见概括了其他儿童群体的特殊需求，如贫困儿童、受虐待儿童、流离失所儿童或受冲突或气候影响的儿童，以及流落街头儿童或机构照料儿童。《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和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等区域文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防止、保护和确保所有儿童得到充分支助和诉诸司法。

19. 因此，《2030 年议程》是有效执行现有国际法律文件的蓝图。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反映了各国根据条约法和惯例已经承诺的法律义务。为了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在具体目标与国际法律义务交集之处，还可用这些指标衡量对国际法的遵守情况。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同条款适用国际法的程度和范围各不相同，但不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规定的具体目标，特别是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也意味着明显无视缔约国已承诺的法律义务。

20. 可持续发展目标 5.3 涉及消除童婚等有害做法，这一问题在《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中也有所提及。未满 18 岁结婚是对儿童人权的侵犯。特别报告员强调，童婚可被视为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买卖儿童行为，并与其他特别报告员共同强调，不得以传统、宗教、文化或经济理由为童婚辩护。《公约》第 24 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有效和适当的措施，以期废除对儿童健康有害的传统习俗”。

21.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8.7 要求各国采取措施，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并确保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包括通过卖淫或非法活动买卖和(或)性虐待儿童。这一具体目标援引了《儿童权利公约》第 32 条和第 35 条，其中第 32 条禁止从事任何可能损害儿童发展的工作，第 35 条禁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买卖儿童。国际框架还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其中规定允许就业的最低年龄为 15 岁(第 2.3 条)，并可选择将其定为 14 岁，作为一项过渡措施(第 2.4 条)。

<sup>7</sup> 可查阅 [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2/addressing-vulnerabilities-children-sale-and-sexual-exploitation-framework](http://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2/addressing-vulnerabilities-children-sale-and-sexual-exploitation-framework)。

<sup>8</sup> 第 70/1 号决议，第 23 和 51 段。

22.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6.2 要求各国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这一具体目标可与《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联系起来。第 37 条还要求缔约国确保任何儿童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9 条对保护儿童免受精神和身体虐待作了更广泛的规定。特别报告员之前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忽视、虐待和剥削，包括性虐待，列为保护儿童应考虑的因素。<sup>9</sup> 《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与贩运和其他形式的剥削有关。在《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中，国际劳工组织呼吁禁止和消除贩运和其他形式的剥削。《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也具有相关性，因为受剥削的流动儿童往往最终从事家政工作。区域一级的条约，如《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防止和打击贩运妇女儿童从事卖淫公约》和《美洲未成年人国际贩运问题公约》，都是至关重要的相关文书。

### C. 分析弱势儿童群体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驱动因素

#### 1. 最有可能或最容易遭买卖和性剥削的儿童

23. 有些儿童群体由于其出生、身份或环境条件的特定方面，更容易遭买卖和性剥削。重点关注他们的脆弱性，是因为他们面临特定风险，或者他们更有可能遭买卖和性剥削或成为其受害者。这些脆弱性可能产生于其家庭境况；数字空间；或机构或替代环境内。这些儿童更有可能遭受暴力和被剥夺一系列人权。特别报告员概述<sup>10</sup> 并重申，<sup>11</sup> 脆弱性来自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或累积起来的一系列风险，并影响到儿童的复原力。脆弱性取决于儿童的处境，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儿童的直接环境和由相互依存的因素组成的更广泛的背景。<sup>12</sup>

#### (a) 因家庭境况而易受伤害的儿童

24. 每个儿童都有权享有安全的家庭环境。除非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否则不应违背父母的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sup>13</sup> 被剥夺在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儿童，或没有稳定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遭受买卖、性虐待和性剥削。

25. 经历贫困、特别是经济压力的儿童沦入的处境包括，童工或成为父母失职、忽视、家庭暴力、身体或精神虐待的受害者。往往因经济绝境，儿童被卖掉或被迫作出艰难选择以确保家庭的生存。童年时期遇到的困难也会降低儿童的应对技能，从而增加他们的脆弱性。没有这些技能，他们就无法摆脱与剥削者的高风险关系，导致他们在住房和基本需求方面更加依赖剥削者。多种形式的剥夺可能成

<sup>9</sup> 见 [E/CN.4/2000/73](#)。

<sup>10</sup> 见 [A/68/275](#)。

<sup>11</sup> 见 [A/HRC/46/31](#) 和 [A/HRC/25/48](#)。

<sup>12</sup> 见 [A/68/275](#)，第 21-66 段。另见 [A/HRC/25/48](#)，第 29 段；[A/HRC/46/31](#)，第 17 段。

<sup>13</sup> 《儿童权利公约》第 9 条。

为青少年离家寻求更好生活的原因，这可能最终导致他们进入商业性行业而遭虐待和剥削。

26. 流动儿童很有可能遭买卖和性剥削。<sup>14</sup> 这些儿童包括移民、寻求庇护者、难民、受冲突影响或因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儿童。无证件儿童和孤身未成年人也很脆弱，因为他们难以诉诸安全的移民途径、服务和司法，从而加剧了风险。因气候引起的移民而流离失所的儿童在被重新安置到基础设施不足、有环境危害的非正式安置点时面临风险。<sup>15</sup> 歧视、获得服务的机会有限、语言障碍也使他们极其脆弱。旷日持久的冲突和新出现的冲突正在将数百万儿童推向人口贩运、买卖和剥削。

27. 属于少数群体和土著社区的儿童，或农村环境中的儿童，也面临着更大的脆弱性。<sup>16</sup> 他们经常受到影响的问题涉及无家可归、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有限、语言障碍。这些因素使他们特别容易遭性剥削和贩运。<sup>17</sup>

28. 街童、被剥夺了在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儿童或没有稳定家庭的儿童很容易被招募、欺骗和遭性剥削。<sup>18</sup> 对男童的性剥削与无家可归、心理健康问题与滥用药物之间似乎也有联系。<sup>19</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ECPAT International)发现，遭性剥削的男童不太可能举报和被发现，即使他们站出来，也很难得到帮助。<sup>20</sup> 生活在一个有多种问题的家庭，如药物滥用、<sup>21</sup> 成瘾、精神健康问题以及应对和依恋问题，也会增加性剥削的可能，以及过早发生性行为。<sup>22</sup> 男童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间性儿童最终无家可归的风险很高，也可能因为没有社会网络可依靠而“为生存而卖淫”。<sup>23</sup>

<sup>14</sup> 智利提交的材料；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缔约国委员会秘书处，《特别报告：保护受难民危机影响的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2017年)。

<sup>15</sup> Elizabeth Ferris, “Securing the Rights and Protection of Children on the Move”, “气候流动性与儿童：虚拟研讨会”背景文件，2020年11月3日和4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国际移民组织，2020年)，第2页。

<sup>16</sup>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The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2014)；Alberto Minujin, “Child Povert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deprivations and disparities—a study of seven countries” (儿基会政策和战略司，2011年)。

<sup>17</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 “Hotel staff took action: indigenous children are not for sale”, 8 June 2020.

<sup>18</sup> 智利提交的材料。

<sup>19</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20</sup> 同上。

<sup>21</sup> 同上。另见 Jennifer Cole and Ginny Sprang, “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 in metropolitan, micropolit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vol. 40 (2015)。

<sup>22</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23</sup> 同上，另见 A/76/144。

29. 在家庭环境中得不到充分保障或缺乏扶持环境的残疾儿童更容易遭买卖和剥削。他们遭忽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特别是在信任圈内。<sup>24</sup> 研究还发现，与健全同龄人相比，残疾儿童成为童工的风险更高。<sup>25</sup> 有精神或智力残疾的儿童成为性虐待受害者的可能性是无残疾同龄人的五倍。<sup>26</sup> 残疾女童遭剥削的风险也更大，因为她们没有能力识别风险，更容易被贩运者操纵。<sup>27</sup>

(b) 数字空间中易受伤害的儿童

30. 数字空间和新技术向儿童提供许多积极的机会，但也带来新的风险和威胁。报告期间收集的数据显示，2020年，超过2 170万份报告表明，存在6 500万份含有潜在虐待和剥削内容的图片、视频和其他文件。<sup>28</sup> 2021年，CyberTipline收到的网上报告中，超过99%与涉嫌儿童性虐待材料有关。<sup>29</sup> 还有许多报告表明网络欺凌和虐待儿童的风险增加。<sup>30</sup> 众所周知，黑手党网络利用家庭的经济需求，通过色情短信和性勒索对儿童进行诱骗和剥削。<sup>31</sup> 研究表明，患有孤独、心理问题和厌食症的低自尊女孩沦为有性意图的男子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互联网上。<sup>32</sup>

(c) 机构和替代照料环境中的儿童

31. 在孤儿院、寄宿或寄养、寄宿学校或惩戒设施等替代照料或机构照料环境中的儿童，如果没有充分的保障和条例对其加以保护，就很容易遭性虐待和性剥削。<sup>33</sup> 此外，各种研究指出，交送专门机构对儿童发展具有有害影响。<sup>34</sup> 儿童权利委员会继续对儿童、特别是残疾儿童或少数族裔和土著社区儿童交送专门机构的比率很高表示关切。<sup>35</sup> 从专门机构出来的儿童在向成人过渡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支助系统，还面临无数风险。

<sup>24</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25</sup>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sup>26</sup> 儿基会提交的材料。

<sup>27</sup> 同上。另见 Joan A. Reid, “Sex trafficking of gir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s study”,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vol. 30, No. 2 (2016)。

<sup>28</sup> 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提交的材料。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智利提交的材料；“立即平等”组织(Equality Now)提交的材料。

<sup>31</sup> 同上。

<sup>32</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33</sup> 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材料。

<sup>34</sup> Kathryn E. van Doore(Griffith 大学)和 Rebecca Nhep(Better Care Network, 高级技术顾问)提交的材料。

<sup>35</sup>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例如：奥地利(CRC/C/AUT/CO/5-6, 2020年)；哥斯达黎加(CRC/C/CRI/CO/5-6, 2020年)；捷克(CRC/C/CZE/CO/5-6, 2021年)。

## 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关联性

32. 最有可能遭买卖和性剥削的儿童处境也因各国尚未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设定的具体目标而恶化，因此需要努力实现《2030年议程》的所有目标，因为它们相互关联。

33. 贫困和相关的经济压力导致儿童被迫为生存而卖淫或从事高风险活动，并与可能滥用其经济脆弱性的人接触。贫困还使童婚等有害习俗长期存在或增加存在的可能。<sup>36</sup> 文盲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更有可能使子女受有害习俗之害。<sup>37</sup>

34. 性别不平等、歧视、污名化、规范、有缺陷的价值体系和暴力都阻碍女童充分发挥潜力，使她们无法增强权能，以应对各种表现的买卖和性剥削。

35. 全球趋势表明，童工人数二十年来首次上升。而未能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则涉及成年人失业率的上升，虐待、买卖和性剥削的风险因而增加。<sup>38</sup> 由于 COVID-19 的持续影响，到 2022 年底可能有另外 890 万名儿童沦为童工。<sup>39</sup>

36. 此外，有必要采取气候行动，以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流离失所、移民和丧失生计的气温上升和灾害。在商业供应链、产品和业务中，对儿童的考虑仍被忽视，<sup>40</sup> 使数百万儿童面临受剥削、劳动和虐待的风险。<sup>41</sup>

37.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各国的政府运作受到更多扰乱。法治和保护制度遇到重大挫折。由于问责问题和缺乏包容性机构，处境危险的儿童在保护和诉诸司法和/或康复服务方面持续受挫。<sup>42</sup>

38. 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关系仍然是解决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工作的一个未决问题。私营部门管治不善，特别是在旅游业和旅行社、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电信公司和金融机构方面。在与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就贩运问题建立双边、区域和国际协定和伙伴关系方面也存在差距。

### D. 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 下的表现和保护需求

39. 作为后续落实和评估机制的一部分，《2030年议程》鼓励会员国对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进展定期进行包容性评估。各国和多个利益攸关方在可持续发展目

<sup>36</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儿基会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童婚”，2021年(可查阅 [www.unicef.org/protection/child-marriage](http://www.unicef.org/protection/child-marriage))。另见埃及和毛里求斯提交的材料。

<sup>37</sup> 埃及和毛里求斯提交的材料。

<sup>38</sup> 毛里求斯和阿曼提交的材料。

<sup>39</sup> 儿基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童工：2020年全球估计、趋势和前进之路》(2021年)。

<sup>40</sup> 儿基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防止公司虐待和实现儿童权利：联合王国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立法案例”(2021年)，第8页。

<sup>41</sup> 儿基会，《气候危机是一场儿童权利危机》(2021年)，第111页。

<sup>42</sup>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报告。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goal-16/>。

标 5.3、8.7 和 16.2 自愿国别评估中提出的要点将有助于分享经验，包括与保护儿童有关的成就、挑战和教训。下文讨论的这些结果可有助于各国制定有效政策并在国家努力中加强体制。

## 1. 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

40. 家庭经济状况脆弱、接受教育和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或没有机会造成童婚风险增加。童婚的社会成本也很高。<sup>43</sup>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习俗是性别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元数据库充分强调了这一点。<sup>44</sup> 2021 年国别自愿评估的结果重申了童婚与有害传统习俗以及缺乏安全、保障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复杂联系。<sup>45</sup>

41. 众所周知，童婚也是受冲突、粮食危机和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应对机制。有报告称，在冲突局势中，为了家庭生存或为了照料机构系统的利益关系，儿童被出售。<sup>46</sup> 此外，父母认为婚姻是在冲突或危机时期“保护”女儿免受高比率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一种方式。<sup>47</sup>

42. 近年来，在最脆弱的难民人口中，童婚现象惊人增加，即使在冲突前童婚现象少得多的地方也是如此。<sup>48</sup> 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照料者还往往为强迫婚姻寻找理由，以确保获得长期照料，并认为婚姻可以减轻残疾。<sup>49</sup> 女性孤儿则因在与正规司法系统接触以防被迫非法结婚方面存在障碍，加上父母死亡，更有可能被嫁。受 COVID-19 的影响，关于童婚有害影响的宣传活动和社区对话削减，造成危险真空。<sup>50</sup> 童婚和残割女性生殖器的经验证据表明，通过社会保护方案进行的干预需要有针对性，采取能够惠及社区贫困阶层、少数族裔群体和继续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家庭的措施。<sup>51</sup>

<sup>43</sup> 特别报告员关于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A/HRC/49/51)，2022 年。

<sup>44</sup>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元数据库，具体目标 5.3。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5&Target=5.3>。

<sup>45</sup>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2021 年自愿国别评估综合报告》。

<sup>46</sup> 见 Girls Not Brides, “Child Marriage in Humanitarian Contexts”, thematic brief (August 2020); Arab Reporter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Underage orphaned girls married off in Egyptian ‘welfare homes’”, 2021。

<sup>47</sup> 见 World Vision, “Breaking the chain, empowering girls and communities to end child marriages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 20, May, 2021。

<sup>48</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新研究发现，最脆弱的叙利亚难民中童婚现象增加”，2017 年 1 月 31 日。

<sup>49</sup> 见 Michelle McCarthy and others, “Risk of forced marriage amongst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UK: perspectives of South Asian carer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vol. 34, No. 1 (2020)。

<sup>50</sup> 儿基会，“COVID-19，对消除童婚进展的威胁”，2021 年，第 6 和 8 页。

<sup>51</sup> 见儿基会，《了解童婚与残割女性生殖器之间的关系：其共发和风险因素的统计概述》(2021 年)。

## 2. 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

43.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不成比例的大量弱势群体，这往往与儿童的经济地位地下有关。<sup>52</sup> 他们在经济的主导部门中从事童工劳动。对于受贫困影响的儿童来说，童工是家庭生存的最大驱动力之一，因为儿童工作的收入被认为是家庭生存的关键。<sup>53</sup>

44. 《2021 年自愿国别评估报告》强调，需要作出整体努力，评估非正规经济的普遍存在及其在各国农村中的存在。此外，评估还指出，需要采取措施，解决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问题，以及在创建可持续旅游业上的障碍。<sup>54</sup> 从需求方面看，弱势群体的儿童被认为更容易操纵，不太可能要求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sup>55</sup> 土著儿童面临特定问题，如债役和劳工中介的其他操纵，使他们陷入经济困难，家庭无力还债。<sup>56</sup> 记录在案的采掘业对土著儿童的影响包括非法雇用童工和充当家庭佣工。<sup>57</sup> 儿童家庭佣工也主要来自农村家庭，为逃避婚姻而搬到城市的女童往往最终成为儿童家庭佣工或受到其他形式的虐待和剥削。<sup>58</sup> 在冲突局势中，特别有可能被招募加入武装团体的是边缘化族裔群体的儿童，或南亚的低种姓儿童，因为紧急情况往往意味着地位低下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或受到歧视。<sup>59</sup>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恐怖分子控制的学校中也有来自志愿家庭或孤儿院的儿童。<sup>60</sup> 男童和女童在被强行招募加入武装团体期间都遭到绑架和强奸，并多次受到绑架者的性虐待，但研究表明，女童是作为性奴隶和(或)战斗人员的“妻子”而被关押的。<sup>61</sup> 对保护的渴望也可能促使女童加入激进组织，以逃避家中的家庭虐待并发展技能。<sup>62</sup>

<sup>52</sup> 圭亚那提交的材料；马特和平、发展和人权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sup>53</sup> 见劳工组织，《世界童工报告：经济脆弱性、社会保护和消除童工现象》(日内瓦，2013 年)。

<sup>54</sup>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报告。

<sup>55</sup>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Child Slavery, 2022。可查阅 [www.antislavery.org/slavery-today/child-slavery/](http://www.antislavery.org/slavery-today/child-slavery/)。

<sup>56</sup> Federico Blanco Allais 和 Patrick Quinn, “边缘化和童工”，工作文件，劳工组织，2009 年，第 7 和 8 页；劳工组织，《玻利维亚、秘鲁和巴拉圭土著人民中的强迫劳动、歧视和减贫》，2008 年。

<sup>57</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土著人民、非洲裔社区和自然资源：采掘、开采和开发活动中的人权保护》(2015 年)，第 171 页。

<sup>58</sup> 见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Tanzania: child domestic workers?” 可查阅 [www.antislavery.org/what-we-do/tanzania/](http://www.antislavery.org/what-we-do/tanzania/)。

<sup>59</sup> 见儿基会，《南亚紧急情况中的教育：减少弱势儿童面临的风险》(2009 年)，第 8 页。

<sup>60</sup> 见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18*, chap. 1, part III, “Child soldiers in armed conflict”。

<sup>61</sup> Megan Bastick, Karin Grimm and Rahel Kunz,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 Global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ecurity Sector* (Geneva,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Sector Governance (DCAF), 2007, p. 14)。

<sup>62</sup> 见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18*。

### 3. 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45.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元数据库强调，体罚和心理攻击往往重叠，并经常一起发生。暴力管教的后果从直接影响到长期损害不等，这些损害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年。<sup>63</sup> 家庭处于压力下的儿童容易遭受身心虐待，这会妨碍他们的复原力。大量虐待案件没有得到充分记录，并且被隐藏或难以调查，除非向主管当局报告。在 2021 年自愿国别评估中，各国概述了加大努力解决家庭环境中父母身体虐待问题的必要性。评估还指出，数字领域可能掩盖了儿童在网上遭剥削的更大问题。<sup>64</sup>

46. 对于孤儿院、拘留中心和收容所等替代照料或机构照料中的儿童来说，作为一种虐待形式的忽视、遭受同伴暴力和虐待的经历据知会产生持久影响。<sup>65</sup> 2020 年柳叶刀委员会发现，居住在机构照料中的儿童“面临严重的身体或性虐待、基本人权被侵犯、被贩运从事性或劳动、通过孤儿旅游受剥削、以及在接受医学实验后面临健康和福祉风险”。<sup>66</sup> 孤儿院贩运是贩运和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在机构照料下的儿童可能被剥削和牟利。<sup>67</sup> 少数群体和土著群体的儿童被发现在机构照料和作为国际收养的候选人中比例过高。<sup>68</sup> 乌克兰等地的冲突表明，商业代孕新生儿有被遗弃的风险。<sup>69</sup>

47. 特别报告员在关于代孕的报告<sup>70</sup> 中强调，应防止剥削做法，但还应建立一个明确框架，确保在找到适当的替代照料解决办法之前，未来的父母和/或代孕者不得放弃对代孕所生子女的父母责任。民事登记系统中的不正确信息和伪造身份信息有可能使儿童最终落入贩运者手中，并使儿童无法获得服务和诉诸司法。

<sup>63</sup>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元数据库，具体目标 8.7。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8-07-01.pdf>。

<sup>64</sup>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2021 年自愿国别评估综合报告》。

<sup>65</sup> 见 Lorraine Sherr, Kathryn J. Roberts and Natasha Gandhi, “Child violence experiences in institutionalised/orphanage care”,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vol. 22 (2017)。

<sup>66</sup> 见 Marinus H. van IJzendoorn and others,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deinstitutionalisation of children 1: a systematic and integrative review of evidence regarding effects on development”,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8 (2020)。

<sup>67</sup> van Doore 和 Nhep 提交的材料(见脚注 34)。

<sup>68</sup>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捷克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RC/C/CZE/CO/5-6)，2021 年，第 45 段；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被拘留、监护、寄养和收养的土著儿童和青年问题国际专家组会议报告》(2010 年)，第 11 页(可查阅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unpfi-sessions-2/ninth-session.html>)。

<sup>69</sup> Object Now and Stop Surrogacy Now UK 提交的材料。

<sup>70</sup> A/HRC/37/60。

## E. 背景挑战

### 1. 冠状病毒病(COVID-19)

48. 特别报告员广泛研究了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风险上升以及各种表现的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的挑战。<sup>71</sup> 家庭压力和对收入、基本必需品和服务的焦虑导致儿童更加孤立。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sup>72</sup> 贫困和无法获得社会服务的情况激增，加剧了移民和族裔、土著和农村群体的脆弱性。<sup>73</sup> 增加了儿童从事童工<sup>74</sup> 和街头行乞的风险。<sup>75</sup> 由于照料人员短缺、监管环境变化、政府指令和财政不安全，机构面临着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持续照料服务的挑战。<sup>76</sup> 童婚方面取得的成果已经逆转，另一方面，通过利用技术招募、控制和剥削儿童受害者的升级，贩运、虐待和剥削也采取了新形式。<sup>77</sup> 疫情的影响在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中显而易见，并损害了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而且，随着报案趋于减少，对网络欺凌案件的保护需求也变得十分迫切。<sup>78</sup>

### 2. 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和自然灾害

49. 与气候有关的影响和流离失所迫使家庭背井离乡，往往与子女分离。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约有 28% 的儿童无法上学，女童和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sup>79</sup> 儿童被安置在不安全的难民营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他们在那里有可能被贩运和招募加入武装团体。在南亚人口稠密区域，儿童还面临极高的气候变化影响风险。<sup>80</sup> 随着气候变化扰乱保护系统，迫使移民和流离失所，数百万儿童将面临剥削、童工和虐待的风险。<sup>81</sup> 独自旅行或与父母分离的儿童特别容易遭受情感、身体和性暴力。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听取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缺乏知识、包括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也是一项挑战。<sup>82</sup>

<sup>71</sup> 见 [A/HRC/46/31](#)。

<sup>72</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73</sup> 埃及提交的材料；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民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74</sup> 圭亚那提交的材料；格鲁吉亚公设辩护人(监察员)办公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包容性政策实验室专家主持人 Adé Olaiya 提交的材料。

<sup>75</sup> 圭亚那提交的材料。

<sup>76</sup>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另见 Sudeshna Roy, “Restructuring institutional care: challenges and coping measures for children and caregivers in post-COVID-19 era”, *Institutionalised Children Explorations and Beyond*, vol. 8, No. 1 (2020)。

<sup>77</sup> WeProtect 全球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78</sup>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sup>79</sup>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Urgent action needed to protect children against climate related disasters in Africa”, 5 July 2021。

<sup>80</sup> 见儿基会，《气候危机是一场儿童权利危机》。

<sup>81</sup> 埃及提交的材料。

<sup>82</sup>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如关于斐济的结论性意见(CRC/C/FJI/CO/2-4)，2014 年。

### 3. 数字空间的安全

50. 网上诱骗儿童、钓鱼和袜子木偶戏是网络环境中危及儿童的虐待形式。<sup>83</sup> 早期侦察、有效报告和干预以阻止这些形式的虐待，要专门的警务人员和高质量的互联网技术系统，而许多国家没有这方面的资金。<sup>84</sup> 疫情期间，全球涉嫌儿童性剥削的报告增加了 106%。<sup>85</sup> 网络欺凌增加，“自我生成”图像/网上材料激增，95%的内容来自 11-13 岁的青春期早期女孩。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的内容上升 77%，这是 COVID-19 创造的条件所致。<sup>86</sup>

51. 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用自我生成的材料换取报酬，这一趋势因 COVID-19 造成的贫困而加剧。将“自我生成”材料归咎于受害者的倾向表明阻止儿童站出来的污名化问题。需要就平衡隐私权与儿童保护需求、私营公司适当使用创新技术主动识别有可能或正在遭受剥削和虐待的儿童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sup>87</sup> 例如，在 2021 年引入临时克减《电子隐私指令》和《电子通信守则》以打击欧洲联盟区域的网上儿童性虐待后，就对其他人权的影响展开了辩论。<sup>88</sup>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权衡长期政策影响。缺乏利益攸关方对“重建得更好”办法的参与是一项紧迫挑战。私营部门主要侧重于受监管问题，但这一范围以外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sup>89</sup>

### 4. 冲突爆发增加

52. 在本十年中，经历暴力冲突的国家比过去三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多。<sup>90</sup> 随着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人口结构变化、新技术和其他问题，脆弱局面正变得更加复杂。<sup>91</sup> 关于新冲突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妇女和儿童面临遭受暴力、贩运、虐待和剥削的严重风险。<sup>92</sup> 关于冲突的报告强调了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敌对行动的情况。<sup>93</sup> 对孤儿儿童或与家庭分离儿童的支助，包括对机构照料以及对残疾儿童的支助，都处于危险中。<sup>94</sup> 在灾后和冲突后人道主义背景下，对儿童保护的反应

<sup>83</sup> Child Helpline International 提交的材料。

<sup>84</sup> Down to Zero Alliance 提交的材料。

<sup>85</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86</sup> WeProtect 全球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87</sup> 同上。

<sup>88</sup> 同上。

<sup>89</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90</sup> 联合国 75 周年，2020 年及以后，“冲突和暴力的新时代”，2020 年。

<sup>91</sup> 世界银行，《脆弱性、冲突和暴力，概览》，2022 年。

<sup>92</sup> 儿基会，“逃离乌克兰战争的儿童被贩运和剥削的风险增加”，新闻稿，2022 年 3 月 19 日。

<sup>93</sup> 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报告(A/HRC/49/58), 2022 年。

<sup>94</sup> 同上。另见欧洲联盟代表欧洲联盟的发言，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与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互动对话，2022 年(可查阅 [www.ceas.europa.eu/delegations/un-geneva/hrc-49-eu-intervention-interactive-dialogue-special-representative-un\\_en?s=62](http://www.ceas.europa.eu/delegations/un-geneva/hrc-49-eu-intervention-interactive-dialogue-special-representative-un_en?s=62))。

是，被送入机构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这引起了人们的关切，<sup>95</sup> 即孤儿院作为保护场所的概念可能会干扰重新融入的努力。<sup>96</sup> 受冲突影响的儿童也更有可能成为军队、非正规部队、其他难民和/或当权者性剥削和性攻击的目标。<sup>97</sup> 在冲突领土内，当安全、法律和司法机构在国家范围内的执法和管辖空间受到外国部队的侵犯时，就会加剧受害者保护和康复方面的额外风险。需要进一步评估和解决对儿童、社区和国家的长期影响。

## F. 解决儿童的脆弱性和保护儿童免遭买卖和性剥削的实际措施

53. 本节收录了所收到的关于保护儿童免遭买卖和性剥削措施资料中得出的良好做法，其中涉及：(a) 家庭境况；(b) 数字空间；(c) 机构和替代照料。这些例子和教训可以有效适应各国国情，以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儿童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1. 家庭境况

54. 通过法律框架和打击事实上的歧视来解决脆弱性问题。社区中本已脆弱的儿童的处境因社区内对个人的歧视性态度、污名化和待遇而恶化。为解决弱势儿童群体更广泛和系统性问题，可以通过制定专门打击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以及解决事实上的歧视的根源，以减少增强儿童权能的障碍。<sup>98</sup>

55. 缓解贫困和经济压力。减贫战略可以帮助家庭和社区，并有助于实现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有必要为家庭提供适当的收入、住房、卫生、社会福利和参与性结构。<sup>99</sup> 划拨足够的国家资金<sup>100</sup> 对于建立足够数量的儿童保育设施、父母支助服务和防止重复受害的社区专门照料<sup>101</sup> 至关重要，并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处境不利的儿童。

56. 特别报告员强调，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儿童的脆弱性和风险方面，必须找到创新办法，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例如，在荷兰，“金钱与暴力项目”处理经济问题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该项目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金钱与暴力和依赖关系之间联系的见解。它还向社会工作者提供及早侦察这些问题并能够与客户加以讨论的工具。<sup>102</sup> 另一个例子是埃及的 Hayah Karima 项目。该项目实施量化目标，以

<sup>95</sup> Kathryn E. van Doore and Rebecca Nhep, “Providing protection or enabling exploitation: orphanages and modern slavery in post-disaster contexts”, *Journal of Modern Slavery*, vol. 6, No. 3, (2021) pp. 46-61。

<sup>96</sup> van Doore 和 Nhep 提交的材料(见脚注 34)。

<sup>97</sup>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儿童权利资料袋，《关键问题：虐待和剥削》，2009 年。可查阅 <https://www.unhcr.org/3bb81aea4.pdf>。

<sup>98</sup>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斯威士兰(CRC/C/SWZ/CO/2-4, 2021 年)；马绍尔群岛(CRC/C/MHL/CO/3-4, 2018 年)；荷兰(CRC/C/NLD/CO/5-6, 2022 年)。

<sup>99</sup>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西班牙的结论性意见(CRC/C/ESP/CO/5-6)，2018 年。

<sup>100</sup>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提交的材料。

<sup>101</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02</sup> 同上。

改善有需要人士的生活条件。从消耗公共财政的燃料补贴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也被重新分配，用于资助最弱势群体的现金转移方案。<sup>103</sup>

57. **教育、培训和提高认识。**教育已被显著证明能够建立弱势群体抵御童婚、童工和贩运风险的能力。<sup>104</sup>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的报告<sup>105</sup> 中所强调的，教育等预防战略应以家庭为中心。例如，肯尼亚推出全民免费基础教育，旨在将弱势儿童留在学校。这项政策也是一项预防战略，以保护儿童免受其他风险。<sup>106</sup> 教师、家长和照料者也应认识到儿童因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向他们提供信息，保护他们免受数字空间的风险。<sup>107</sup> 另一个良好做法是跨文化接触弱势群体的工作战略，特别是传递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关键信息。例如，圭亚那制定了一个名为“交流促进发展方案”(Communication 4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方案，旨在缩小一些土著社区在儿童性虐待、未成年性活动和早婚等问题上的文化与法律差距。<sup>108</sup>

58. **通过方案和服务提供支助。**社区内的弱势家庭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培养养育子女技巧。根据荷兰的 Asja 照料方案，父母作为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家庭的一部分，被纳入通过治疗和培训建立复原力的康复方案。<sup>109</sup>

59. 卢森堡利用以当地语言编写的信息手册、资源材料、公开宣传活动和社交网络作为主要资源，向性虐待和性剥削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家庭传播关于预防、保护和康复服务的信息。<sup>110</sup> 萨尔瓦多启动了一项与服务相结合的计划，以协助和确保对已经返回的移民儿童及其家庭进行保护。<sup>111</sup> 圭亚那政府对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移民采取了人道主义办法，向他们提供与圭亚那人相同的服务，特别是健康和教育服务。<sup>112</sup>

60. 在阿塞拜疆，社区服务机构通过机构间的转介和沟通采取综合性办法，在学校和保健中心使用预警措施，留意有药物滥用问题的弱势儿童或来自受这类问题影响的家庭的儿童。

<sup>103</sup> 埃及提交的材料。

<sup>104</sup> 圭亚那提交的材料。

<sup>105</sup> [A/HRC/49/51](#)。

<sup>106</sup> 肯尼亚提交的材料。

<sup>107</sup> Down to Zero 提交的材料，另见斯洛文尼亚提交的材料。

<sup>108</sup> 圭亚那提交的材料。

<sup>109</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10</sup> 卢森堡提交的资料。

<sup>111</sup>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sup>112</sup> 同上。

61. 在意大利，设想通过当地医院和有针对性的项目为移民儿童和家庭提供保健援助。<sup>113</sup> 对街头来说，获得保健服务至关重要，因为商业性剥削的受害者面临更大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风险，如性传播感染、意外怀孕和艾滋病毒/艾滋病。<sup>114</sup>

62. 对于应对照顾残疾儿童责任挑战的家庭而言，支助措施也很重要。例如，肯尼亚推出社会保护措施，为弱势残疾儿童的福祉提供现金转移。饥饿安全网和现金转移旨在确保儿童和家庭成员获得基本需求，这有助于减少受剥削的风险。<sup>115</sup> 例如，萨尔瓦多制定了一项法律，优先将残疾儿童和青少年作为服务的受益者。<sup>116</sup>

63. **打击陈规定型观念。**打击陈规定型观念和污名化很重要，因为这可以减少儿童遭受买卖和性剥削的脆弱性。战略可包括，让信仰行为体和同伴支助团体参与，以打破有害的规范。<sup>117</sup> 例如，在伯利兹，信仰组织和社区组织被确定为参与倡导反对童婚、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关键伙伴。<sup>118</sup>

64. **参与和决策。**可以通过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儿童的参与来制定行动计划或工具包，以解决买卖和性剥削问题。通过明确界定资源、目标、可持续执行和监测机制的计划，进展会更加有效。<sup>119</sup>

65. **出生登记。**各国必须确保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家庭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出生登记。可采取提高认识措施，针对弱势群体宣传出生登记的重要性，并向他们提供获得出生证的支助服务。

66. **数据和技术的使用。**一个中央数据获取和信息收集系统可有助于解决不同表现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问题的努力。例如，在西班牙，第 8/2021 号组织法建立了一个中央登记处，记录不同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和青少年行为、包括性剥削的信息。<sup>120</sup>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有类似形式的登记册。该登记册根据《被最终和有约束力的判决判定犯有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性剥削刑事罪的人员特别登记册法》建立。<sup>121</sup> 根据罗马尼亚提供的信息，通过单一的数据收集渠道简化工作可有效避免平行结构和资源浪费。<sup>122</sup> 尽管所有这些步骤都值得赞扬，但特别报告员强调，必须全面、系统地收集可靠数据，并根据家庭境况，按年龄、性别、社会

<sup>113</sup> 见意大利第五个儿童问题国家行动计划，2021 年。可查阅 [www.minori.gov.it/en/minori/5deg-piano-nazionale-di-azione-infanzia-e-adolescenza](http://www.minori.gov.it/en/minori/5deg-piano-nazionale-di-azione-infanzia-e-adolescenza)。

<sup>114</sup>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提交的材料。

<sup>115</sup> 肯尼亚提交的材料。

<sup>116</sup>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sup>117</sup> 见儿基会，《制止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行动：证据审查》(纽约，2020 年)。

<sup>118</sup> 儿基会提交的材料。

<sup>119</sup> 同上。

<sup>120</sup>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21</sup>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监察员机构提交的材料。

<sup>122</sup> 罗马尼亚提交的材料。

经济因素和任何其他脆弱性分类：这将使政府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一祸害。

67. 更多地使用技术工具来加强数据库及其效用，也可以补充这套措施。例如，波兰实施了一种特别算法，用于收集信息和处理因移民危机而影响未成年人的案件。为警察和边境警卫队编制的算法可以识别人口贩运的未成年受害者，特别时考虑到潜在的性剥削问题。<sup>123</sup>

## 2. 数字空间

68. **法律框架和政策工具。**应优先制定管理网上空间的立法，以打击买卖和性剥削，明确定义、适用性、可执行性和有效性。还需要加强跨国执法合作。<sup>124</sup> 例如，一些司法管辖区在国家一级立法，禁止在其服务器上存储和传播含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数据。<sup>125</sup> 根据收到的一份材料，报告互联网上对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国家举报热线处理了关于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的指控，并请网站主机删除这些图像。<sup>126</sup>

69. **增加获取和使用技术工具进行报告和处理。**疫情后时代的一个重大转变是，需要为儿童受害者建立更有效的网上应对机制。哥伦比亚提供的资料着重介绍了它在利用技术工具进行预防、网上报告和以虚拟方式处理案件方面能力建设活动的良好做法。<sup>127</sup>

70. **加强服务提供者的作用。**通信技术部门在打击各种形式的买卖和性剥削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阿塞拜疆，通过安全互联网服务实施限制，以打击儿童性虐待材料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同时留意用户、电信运营商和提供商的要求。<sup>128</sup>

71. **发展伙伴的参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解决与网上空间有关的治理问题，但由于资源限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受挫。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伙伴与政府就这种能力建设订立国家合作协议可能是一种良好做法。消除国内各地区的数字鸿沟同样重要，因为它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对称的影响。<sup>129</sup>

72. 发展合作的战略工作可侧重于扩大获取途径，以提高数字素养，并为执法人员使用更高质量的互联网和技术提供资金，以支持他们的保护努力。<sup>130</sup> 近年来，儿基会帮助柬埔寨和津巴布韦等国政府保护儿童免遭网上性剥削。还建立了一个

<sup>123</sup> 波兰提交的材料。

<sup>124</sup> 见 Leiden 大学助理教 Sabine K. Witting 提交的材料。

<sup>125</sup> 耶路撒冷罗得岛和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提交的材料。

<sup>126</sup> 同上。

<sup>127</sup> 哥伦比亚提交的材料。

<sup>128</sup> 阿塞拜疆提交的材料。

<sup>129</sup> 见 Down to Zero 提交的材料。

<sup>130</sup> 同上。另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基线，以衡量在实施全面应对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的进展，涵盖 29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sup>131</sup>

73. **教育系统的数字空间意识和能力。**特别报告员在提到特别报告员关于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问题的实际办法的报告<sup>132</sup> 时强调，必须对教师进行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培训，并提高学校的数字意识。例如，沙特阿拉伯通过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倡议，启动了教育工作者培训和提高认识方案，扩大对冒充、骚扰、智力影响和网络欺凌等网络风险的认识。<sup>133</sup>

74. **利用创新工具动员社会工作者。**荷兰提交的材料提供了“与菲儿聊天”(Chat with Fier)的例子。该项目通过数字求助热线协助儿童和青年与认证的社会工作者匿名聊天，并将他们转介“离线”照料。根据收到的材料，这一举措已被证明在接触潜在受害者方面行之有效。<sup>134</sup>

75. **网上联系家庭和照料者。**家庭成员和照料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成员和照料者，大多不知道与儿童在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的性剥削形式的风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与媒体结成联盟，传播有关负责任、有成效地使用互联网的信息。<sup>135</sup>

76. 在卢森堡，BEE SECURE 平台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关于互联网风险、过境、口头性骚扰和诱骗儿童的具体培训。该平台还为家长提供指导，主题包括“家中屏幕”和“我的孩子在互联网上？10 个提示”、“网上裸聊？色情短讯——你应该知道的一切”指南。<sup>136</sup>

77. 在埃及，在 *Nabtet Misr* 倡议下，通过面向父母的视频推出了关于积极父母的信息图表。Instagram 上的 #ChooseWordsWisely 活动被认为提高了对 Instagram 欺凌规则的理解。<sup>137</sup>

78. **跨境合作措施。**如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材料<sup>138</sup> 所述，跨国境联合活动，如警官、边防卫队和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培训，可有助于区域和全球努力。可以联合开展活动，提高预防、侦察和制止在互联网上制作和传播色情和性虐待材料犯罪的认识和能力。<sup>139</sup>

<sup>131</sup> 儿基会提交的材料。

<sup>132</sup> A/HRC/49/51。

<sup>133</sup> 沙特阿拉伯提交的材料。

<sup>134</sup> 荷兰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35</sup> 见 Down to Zero 提交的材料。

<sup>136</sup> 卢森堡提交的资料。

<sup>137</sup> 埃及提交的材料。

<sup>138</sup> 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材料。

<sup>139</sup> 同上。

### 3. 机构或替代照料

79. **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别报告员强调，特别报告员强调，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第1款，除非为儿童的最大利益，并经过司法程序，否则不应使儿童与家庭分离。贫困和残疾绝不应成为将儿童带离家庭环境的理由。<sup>140</sup>

80. **制裁从剥削儿童中牟利的企业或个人。**有必要在立法中作出具体规定，制裁从机构环境中剥削儿童牟利的企业或个人。例如，在柬埔寨，2008年《禁止贩运人口和性剥削法》第10条规定了“以剥削为目的非法带离”措施。<sup>141</sup>然而，法律需要对具体措施作出规定，向受剥削牟利的儿童受害者提供康复服务和赔偿。

81. **继续支助从寄宿照料机构过渡的儿童。**应向寄养和收养的父母和照料者提供培训、支助和咨询服务，向从机构过渡到成年的儿童提供支持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帮助他们建立复原力，避免遭受买卖和性剥削风险。例如，阿塞拜疆规定向国立儿童机构的毕业生提供社会、法律和社会心理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咨询，以减少贩运风险。还概述了监测被收养或寄养儿童的家庭并确保向这些儿童提供身份证件的具体措施。<sup>142</sup>

82. **提高认识，使用工具，打击孤儿院旅游和志愿服务带来的风险。**应制定和执行国家和区域政策，消除寄宿照料设施中的非熟练志愿服务。澳大利亚、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等国认识到孤儿院旅游和志愿服务的危害，已采取旅行建议等做法，向潜在的志愿者提供建议。澳大利亚已采取若干步骤，规范慈善机构对孤儿院旅游和志愿服务的参与，包括限制获得政府资助，并对有海外活动的慈善机构采取监管措施。<sup>143</sup>根据条例，儿童寄宿照料、海外志愿服务、儿童赞助被归类为高风险活动，慈善机构必须满足澳大利亚法律和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最低保障要求和相关最低标准。<sup>144</sup>

83. 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也承认，根据各自的《现代奴隶制法》，孤儿院贩运是一种应报告的现代奴隶制。<sup>145</sup>在柬埔寨和泰国，政府与主要的儿童保护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减少孤儿院旅游的盛行，从而打击旅行和旅游中的性剥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旅游工作组2018年发布《亚太地区志愿旅游最佳做法》，其中明确不鼓励成员经济体旅游部门开展孤儿院志愿旅游。<sup>146</sup>《根除亚洲旅游业童妓

<sup>140</sup>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瑞士的结论性意见(CRC/C/CHE/CO/5-6)，2021年。

<sup>141</sup> 《禁止贩运人口和性剥削法》，柬埔寨，2008年。

<sup>142</sup> 阿塞拜疆提交的材料。

<sup>143</sup> 见澳大利亚政府对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设委员会调查报告的答复，2020年。可查阅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reports-and-pubs/files/government-response-jscfadt-report.pdf>。

<sup>144</sup> 同上。另见 van Doore 和 Nhep 提交的材料(见脚注 34)。

<sup>145</sup> 澳大利亚政府对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设委员会调查报告的答复，2020年。另见 van Doore 和 Nhep 提交的材料(见脚注 34)。

<sup>146</sup>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Tourism Working Group, *Voluntourism Best Practices: Promoting Inclusive Community-Based Sustainable Tourism Initiatives* (2018)。

组织法律清单：保护儿童免遭旅行和旅游中的性剥削的关键干预措施》为解决机构照料中潜在的剥削危害提供了良好做法框架。<sup>147</sup>

## 四. 结论和建议

### A. 结论

84.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识别了在家庭境况、数字空间以及机构和替代照料中最有可能成为买卖和性剥削受害者的儿童。列举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3、8.7 和 16.2 背景下的一些实际措施和实例。这些措施并非详尽无遗，而是作为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的参考，以保护最脆弱的儿童群体免遭买卖、性虐待和性剥削。

85. 尽管在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保护措施以防止童婚、强迫劳动、虐待和剥削方面已作出一些努力，但这些措施还需要结合新的挑战背景。因此，为重建得更好和维持长期努力以及找到创新的解决办法，COVID-19 大流行的持续影响、数字空间的扩展、冲突的爆发以及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危害，都应成为针对这些弱势儿童群体处境的措施和对策的考虑因素。

86. 因此，为有效实施《2030 年议程》，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解决儿童的脆弱性问题对于建设一个没有一个儿童掉队的世界不可或缺。应通过立法、政策、方案和战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作出适当的应对。这些应对措施应反映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设定的具体目标范围内的报告进程和国别评估中。

### B. 对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议

87. 特别报告员向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以下建议：

#### (a) 因家庭境况而易受伤害的儿童

(一) 通过全面的法律框架及其有效实施，解决儿童易遭买卖和性剥削的问题。努力还应包括打击事实上的歧视，如制定具体政策，打击对这些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的现有形式的歧视；

(二) 通过减贫战略，包括通过有效的可计量指标、重新分配和调动资源以尽量减少风险，缓解弱势和边缘化家庭的贫困和经济压力；

(三) 在当地提供教育、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方案，以发展和支持养育子女技巧，特别是在打击童婚、童工和贩运方面。

(四) 以弱势群体的语言、包括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材料，介绍保护儿童的预防和保护措施，以及儿童获得康复支助的途径；

<sup>147</sup>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法律清单：保护儿童免遭旅行和旅游中的性剥削的关键法律干预措施》，2022 年。

(v) 向街头环境中的家庭和儿童提供保健服务，特别是生殖保健服务，以消除性剥削受害者的健康风险；

(vi) 向面临风险的残疾儿童或买卖和性剥削受害者提供优先法律服务和保障；

(vii) 还应向应对照料残疾儿童责任挑战的家庭提供政府一揽子支助措施，如现金转移、分发粮食或其他基本资源；

(viii) 在学校和保健中心等社区服务点采取预警措施，提高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识别弱势儿童群体的认知。分享和提供面临买卖和性剥削风险的儿童的信息，包括通过各机构之间的转介程序；

(ix) 通过涉及信仰行为体和社区组织参与的战略，打击陈规定型观念和污名化；

(x) 为父母或照料者以及儿童受害者单独或共同启动同伴支助方案和服务；

(xi) 通过弱势儿童群体、包括儿童受害者的参与，制定行动计划或工具包；

(xii) 建立一个中央国家数据库或记录，收录被记录为买卖和性剥削受害者的儿童以及他们如何得到支助，跟踪跟进他们的情况，并在他们脱离保护性照料后向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相关支助；

(xiii) 建立一个适当、全面、系统、可靠的数据系统，包括通过使用技术工具收集按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因素分列的信息，以及与因家庭状况而受害的相关脆弱性的任何其他细节。

(b) 数字空间中易受伤害的儿童

(i) 制定全面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以规范和管理网上空间，特别是打击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明确定义、适用性、可执行性和有效性，并加强跨国执法合作；

(ii) 为儿童采用数国家标准化字技能教育课程，让他们学习在网上保护自己，并提供足够数量的合格和训练有素的教师；

(iii) 增加执法官员在报告和处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案件时获得和使用技术工具的机会；

(iv) 加强信息、通信和技术部门的作用，通过用户、运营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协作与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买卖和性剥削；

(v) 鼓励发展伙伴合作开展方案，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提高技术能力和执法人员对技术的使用，并分享信息，打击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

(vi) 动员社会工作者与执法部门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工具帮助识别潜在受害者，并将他们转介给适当的支助服务机构；

(七) 政府与媒体建立联盟，传播有关负责任、有成效地使用互联网的信息。在网上平台公布材料，包括以弱势群体的语言公布材料，以提高家庭和照料者对儿童使用数字技术相关风险的认识；

(八) 开展联合活动，在预防、侦察和制止与制作和传播儿童性虐待材料有关的犯罪跨境合作措施下分享信息。

(c) 机构和替代照料中的儿童

(一) 规范和通过国家标准，并分配足够资源，为机构环境和替代照料中的儿童提供优质照料；这些标准还必须扩大到与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庇护和难民中心的儿童；

(二) 确保继续支持和监测从机构照料过渡的青少年，以防止或减少他们成为买卖和性剥削受害者的风险；

(三) 立法禁止企业从机构照料或替代照料中剥削儿童牟利或从中受益。

(四) 通过适当的服务提供机制，确保受害者得到保护和康复；

(五) 规范机构照料机构，遏止在旅行和旅游中通过志愿服务和孤儿院旅游剥削儿童；

(六) 采取措施，如在旅游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发布旅行通知和公开信息材料，介绍与孤儿院旅游和志愿服务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七) 消除无技能的志愿服务，提高对儿童机构照料方面旅游和志愿服务危害的认识，包括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分享良好做法和有效措施。